

北齊書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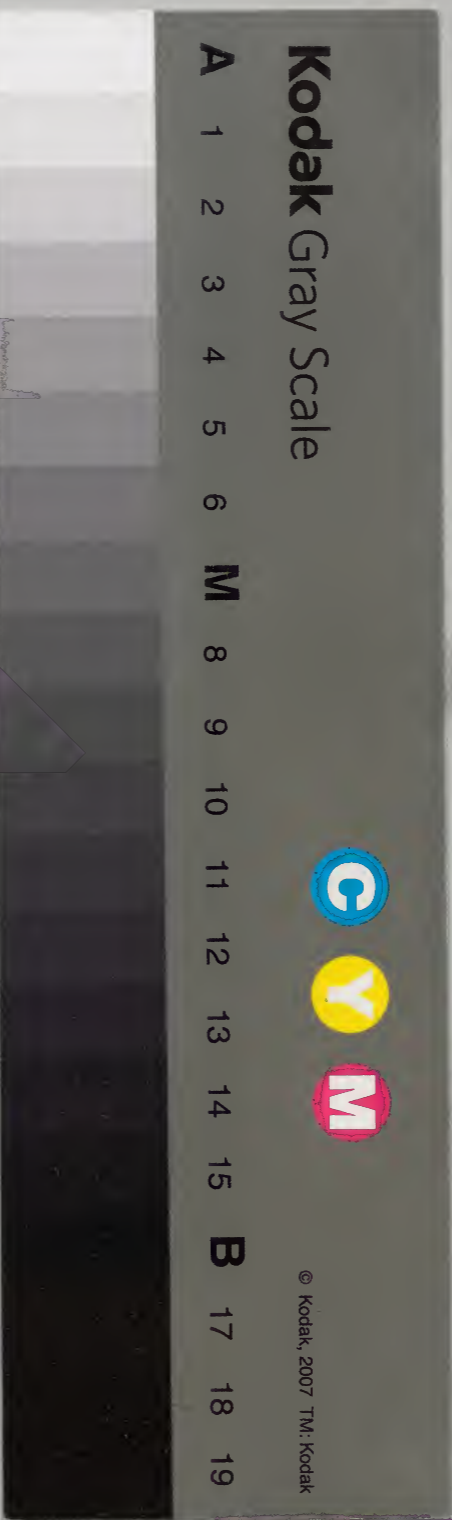
三三八〇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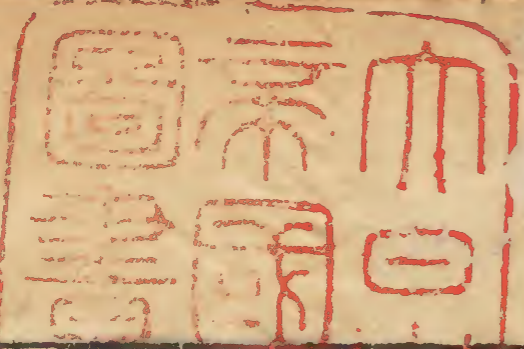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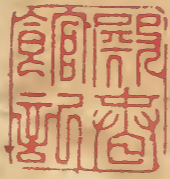
| 大政官文庫 | | | |
|-------|----|---|---|
| 漢 | 一〇 | 一 | 門 |
| 書 | 三 | 一 | |
| 函 | 六 | 一 | |
| 冊 | 九 | 一 | |

| 內閣文庫 | | | |
|------|----|---|---|
| 漢 | 一〇 | 一 | 類 |
| 書 | 三 | 一 | |
| 函 | 六 | 一 | |
| 冊 | 九 | 一 | |

(四)

| 內閣文庫 | | | |
|------|---------|------|--|
| 番號 | 漢 | 1011 | |
| 冊數 | 6 (4) | | |
| 函號 | 280 | 61 | |





北齊書卷二十二

明治十二年購求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衛定州刺史鉅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南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啟為長沙參軍懌後為太傅尋被詔為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為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慈見有疾者不問

西川世圖氏書

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
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
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
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
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
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
車載素箒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
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
羽生卽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
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
將納后卽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
祖每於宴席論敘舊事因撫掌欣
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

正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
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
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
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
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憂
祖率眾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
橫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
聚眾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
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

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
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
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
皇后仍困於晉澤元忠馬倒被傷當
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戶後
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
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
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
收破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
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
責興和末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
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

高祖更覓建義處高祖荅曰建義
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
心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
特頒絕久而方蘇高祖親自撫
以微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
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懷故不在
爲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
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
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
以振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
初不以物務于懷唯以聲酒自
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

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遨遊里
間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
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
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
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
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
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
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
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
財重義奉時愛已故也久相嘉
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
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
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
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其坐
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
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
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
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
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
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
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
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

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
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
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
終致貴達矣子搔嗣搔字德況
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奕之屬多
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
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
行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
之入爲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
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
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
父煥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
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爾朱兆
殺逆乃陰結豪右與勃海高昂
爲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
兵從舉義遙授并州刺史封容
城縣侯邑四百戶爾朱兆至廣阿
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
人鎮黃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敗
還晉陽隨軍平兆高祖乃以薛
循義行并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
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
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
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侯景外

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祿大夫齊亡後卒子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謙弟道貞南青州司馬爲逆賊邢杲所殺贈北徐州刺史元忠宗人愍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姦俠以爲徒侶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潛居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內統軍軍達呼陁賊來逆戰稚軍爲賊所敗愍遂歸家安樂王元鑿爲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疆未得前遣使懲

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爲賊有鑒命愍爲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及鑿謀逆愍乃詐患暴風鑿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鑿愍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汴河汴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交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愍鎮之榮遣其叔樂陵王葛萇率精騎一萬擊愍愍據險拒戰萇不得前爾朱榮至東關愍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愍別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怙軍愍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卽表授愍建忠將軍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爲易陽郡以愍爲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遷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昇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

敗愍遂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眾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當州都督令愍率本眾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愍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糧集兵以爲聲勢爾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愍統其本眾屯故城以備爾朱兆相州既平命愍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爾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愍參守鄴城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愍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卽立郵亭蠻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澁戍愍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愍於州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賴之轉

行東荆仍

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

天平二年卒

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

景遺少雄武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爲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

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爲以賊罪爲御史糾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

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爲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

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

名接之甚厚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爾朱

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戶爾朱兆來伐又力戰

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

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爲潁州刺史未幾爲前潁川太守元洪

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襲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爲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

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爲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
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
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文偉文偉旣善於
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
臺常景啓留爲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
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爲鄉里所歸尋爲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
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
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
貧乏莫不人人感說爾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
夏縣男邑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誅文偉知深
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
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元瀛州留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

州爲爾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
共相影響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誠高祖嘉納之
中興初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賓仍居帥府行幽州
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因據幽
州降爾朱兆兆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卽於郡所
爲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偉
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文偉性輕財愛賓客善於撫接好行小
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
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
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
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爲開
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

書郭秀素與亦道交欵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華靡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伐小黃敕祖勳曰茹茹旣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選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答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旣至役所作示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

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違邵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千餘車勇繩効之公主訴於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盧勇慄慄有不可犯之色真旣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而已遷汝北太守行陝州事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旣諸謗毀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通夜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勇行廣州事以功授儀同三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啟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唯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滿床空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中

有馬五百匹繕造甲仗六車元象初行臺薛琰表行平州事徵赴
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家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爲烏蘇鎮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麤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
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
軍義旗初歸高祖於信都以素宗道卽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
鴻臚少卿義深見爾朱兆兵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
以爲大丞相府記室參軍累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
轉并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除名又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丁
機速復爲大丞相司馬武定學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
保初行鄭州事轉行梁州事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爲本郡范
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又以勇爲燕王義旗之起也盧文偉
十七子駒駘有才辯尚書郎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

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琅邪公主虛儼
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太祖而勇守法不屈太祖謂郭秀曰
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
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
彥師仁惠與文宗邢延也邢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
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大鵬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
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
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令
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爲趙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
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
度桂枝風遂使輦臺夜明月但依朝廷所委表啟宜停卿之妻子
有慕尚以守范陽勲出身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

興初加平西將軍光祿大夫遺啓盡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別賜布
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諡曰武貞侯

城都督卒官懷道弟宗道性魏中書侍郎父紹宗殷州別駕義深
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
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
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
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稱職
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義深甚濟
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中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
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二子尋除散騎常侍爲陽夏太守段業告
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窮治未竟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
召之不應爾朱滅後乃赴晉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

陳爲陳人所稱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
開皇初永安太守卒於絳州長史子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儀
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駒駘沒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憂
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
員外郎蓋屋縣令卒於宜州長史駒駘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
守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稚
廉別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
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
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
帝幽崩群胡矯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
與心會一遇雄姿遂瀝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

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儉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豔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天逝若得終介着壽通塞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感會風雲盧嬰貨殖李愬置氛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參贊有謝忠勤

列傳第十四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

伯成魏太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

兒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

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

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爲柳傍

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

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徒司空二府記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

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

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如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過諸鎮

魏蘭根

魏蘭根

空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唐人稀或激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從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州刺史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饑者食之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牧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

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州東秦南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中河北流人南渡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兗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御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爾朱榮也蘭根聞其計遂密告爾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啟聞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并陞時爾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敗走勃海高乾屬兄弟舉義因在中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道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

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崔稜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等構毀深為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戶啟授兄子同達蘭根既預義勳位居端揆至是始叙復岐州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侯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是以前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為先是以不為清論所許長子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勳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人為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

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為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為南道行臺郎中為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為河北行臺引明朗為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為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為顯祖諮議參軍出為平陽太守為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為之懼而愷情兒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

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愷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為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愷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及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為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俊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俊狀貌偉麗善於容步有名望為當時所知初為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

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俊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為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為社稷王俊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為帝以建義功封武成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俊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史糾劾因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俊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平初為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俊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俊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以曰魏收輕薄之徒耳更引祖鴻勳為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自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

徐州凌備刺史鹵簿而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惟儀儀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凌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譏聚名輩詩酒正謹譁凌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而如刻畫營款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凌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凌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凌言告暹暹啟世宗絕凌朝謁凌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頴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鎖凌赴晉陽而訊之凌不伏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凌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予才出告凌子瞻云尊公意亦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

凌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凌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凌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暹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持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凌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頴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廼授第九弟約凌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凌妹爲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入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凌奏曰孝順出自臣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凌尋遇

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凌俱召詣廷尉尋有
別敕斬馮於都市凌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凌歷覽羣書兼有
詞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凌所爲然率性豪侈溺
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凌素與魏收
不協收既專典國史凌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
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朗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
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爲郎府西園祭酒崔暹爲中尉
破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相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
王師陪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
未發喪顯祖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
其父凌侍宴又敕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

凌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
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凌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
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輪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
恨魏武不弘凌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
奈何元康曰崔暹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持輕其
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凌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
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
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
迴授第九弟約凌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
太后爲博陵王納凌妹爲妃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
入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凌奏曰孝順出自臣
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凌尋遇

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凌俱召詣廷尉尋有別敕斬馮於都市俊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凌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俊所爲然率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凌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俊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朗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王簿清河公嶽辟爲西府西園祭酒崔暹爲中尉敬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相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師陪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未發喪顯祖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父凌侍宴又敕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

如其父咸云凌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謙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謙併爲崔瞻父子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令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旣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

度皆婦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瞻與馮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受後式太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飧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也飭裴坐觀瞻食能而退明日裴自攜七筋恣情飲噉瞻方謂

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凌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內史與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旣濟勞之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儼學識有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琅邪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川刺史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偃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凌族叔景鳳字鸞叔陵五世祖逞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

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俊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閣祭酒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舍人按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敕修起居注

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叅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狠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爲累德況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通尚志家風有餘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
 太保崔光引修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搴預焉
 逃於王光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
 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
 人皆辭請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從之搴援筆立
 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
 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上人子女又兼

孫搴字彥舉

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舉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舉之計也舉學淺而行薄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棘刺九李李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李式召舉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舉焉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嘗贈冀州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

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修起居注二年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爲府公高昂所信待出爲瀛州開府司馬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廢參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授意旨甚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踴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命須與若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階而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

從而宥焉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
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
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虞女爲右衛將
以死罪沒官高祖啟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
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不能平
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偏於州郡爲清
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
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
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
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
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
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

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
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
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
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
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
願公慎之世宗乃止岳威討侯景未尅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
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
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
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
致其誠欵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
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
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

外賊今賴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尅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啟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聞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開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回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卽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羣官

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廁庫真紇舍樂扞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徃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補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墮奄及悼傷旣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監

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
大業初率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
轉美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
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
世祖驚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
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
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闕明應答
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 聞而召問
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
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
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

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
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
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
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
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鬪終
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
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
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
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
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
竇泰總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
還陝州刺史劉貴鑣送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

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
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
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
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
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弼嘗承閑密勸
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
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
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
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臆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
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湯愔曰王左右賴有
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益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
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

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
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
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丁悉奔蕭衍則人物
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
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黠貴掠奪萬民者皆
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
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
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
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頽
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
西魏於邛山命爲露布弼手卽書絹曾不起卓以功賜爵定陽縣
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尋使詣闕魏帝見之於

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
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彌對曰佛性法性止是
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
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彌又
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
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
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恆亦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
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彌帶并州
驃騎府長史彌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
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鈞
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唯道
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

成功致治寔衆流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
役軍府而不捨遊息繼陳既久斐文疊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
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
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
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益高
之聽卑邇言在際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
并序如別詔答云李君遊神冥宥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
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
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啟專家之
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經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
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
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敕殺青編藏之延

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自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誠者錄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論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亦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與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救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繼林之英問難鋒至徃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遺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太尉高

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卽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戶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救命左右箱

入栢閣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嘗與
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蚘晝足弼答曰
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惟邢云聖
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
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說勸民將同
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謂龍宮韞積就如所
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
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
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
無情之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
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
之明不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

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
云季扎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
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骸魂遊往而非盡如鳥
出巢如虵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今無也之將焉適延陵
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別若
許以郭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人之在人
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
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
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
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
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
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

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歎況
曰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邪云鷹化為鳩鼠變
為鴛黃母為鷺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復然彼
燭弼曰鷹未化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三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
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邪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
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蝎造化不能誰
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
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
責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
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
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
與寺官俱為郎中封諱哲所訟事既上聞顯祖發忿遂徙弼臨海

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為賊帥張綽潘天
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於得全固顯祖嘉之救行海州事即所徙
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孫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
鹹湖內引淡水救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弼
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為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
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弼性質直前
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
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
人顯祖以為此言譏我高祖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於眾前面折
云黃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正深以為恨
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啟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
嫁顯祖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怒

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甦第四
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竝得還鄴天統
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鄆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揚州刺史謚曰文肅甦臺卿竝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
甦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至末年吏部郎
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
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
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甦兄弟並不預
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爲其聾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
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永幾而終
史臣曰孫奉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
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

業太史公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
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貞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
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逆
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
爲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
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
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叩叩輔玄思極談
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爾朱榮又為爾朱兆都督長史為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而纂參丞相軍事纂

及古

性便僻左右出內稍見謂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啟滅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壽張伯公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瑛為行臺守晉陽以纂為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邠山之役大獲浮虜高祖會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為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於時纂為別使過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實世宗嗣位侯景作亂和川招引西魏以纂為南道行臺與諸將討之還除瀛州刺史會世宗入為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元行臺尚書辛術等攻圍東楚仍拔廣陵在州數城賊帥東方白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出騎數

千鎮防北境還遷護軍將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爾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啟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隄斬已首以降皆不忍死乃自縊於樹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世宗行臺郎中與七兵事雖為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鑊鑊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鑊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平數亮以為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

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嶺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
都督二豫揚穎等八州行四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
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頽陽等七城皆下之亮性質直勤力彊濟
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心腹之任然少風俗好財利久在左右
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贖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州大中
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
中領軍尋卒於位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少而貞謹頗曉吏
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行參軍義旗建高祖擢爲中軍大都
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參軍後
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
以清白獨免徵爲丞相府倉曹顯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

都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轉祕書丞遷尚
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
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僞難辯須火至面識門
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郢君童也乃使耀前開門
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
累遷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
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
時人慕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
之紕繆邪耀曰何爲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
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
祖臨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
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志貞平直溫恭廉

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
旗建高祖以段榮為定州刺史以起為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
中徵為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為建州刺史累遷
侍中起高祖世頻為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
卽祚之後起罷州還闕雖列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
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為西兗州刺史糾劾禁止歲餘
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陽三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
初轉太常卿食琅邪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中平
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為雲中軍將
平朔戍王因家於朔遠少習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

義旗署防城都督除瘦陶縣令高祖以遠開習書計命為丞相驍
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為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
太守天保初為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廢一年顯祖以遠勤舊將用
為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為太中大夫河清初加衛將
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
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大夫武平初卒遠為治政寬
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反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
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為相府墨曹參軍坐
事去官久之顯祖為儀同開府引為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
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
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

發常出其不意要繫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王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祕書監廢帝卽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閒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大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瑒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爲周人

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遁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没特詔波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絃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爾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紇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爾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

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爲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絃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絃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絃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惠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絃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公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絃對曰

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絃曰長夜荒飢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貴絃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弟舍樂死爾何爲不死絃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絃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絃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絃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疆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已

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羣官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絃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惡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卽正未幾而卒絃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先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耀起徐遠絃峻春日高昇凌風遠振樹死拒關終明信

順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終

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琰

敬顯儁

平監

薛琰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八本姓叱于氏父豹子魏徐州刺史琰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琰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待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數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

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瑛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簡賢否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節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見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嘗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民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果也以瑛爲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果衆甚盛宜先經略瑛以爲邢果聚衆無名雖彊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果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果果降軍還顥入洛天穆謂瑛曰不用

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瑛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事多所聞知瑛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將渡蒲津瑛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啗汝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矩黑獺自然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莖不聽于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竝不令置瑛以在省闈開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貫浮動之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

琬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逐前妻子氏不認其子家內忿竟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敬顯雋字孝英平陽人孝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林監高祖臨晉州雋因使謁見與語說之乃啟爲別駕及義舉以雋爲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令雋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田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汚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爾朱王命世之雄杖義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

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參軍前鋒從平鑒密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心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卽啟授征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親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卽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公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竊領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都官尚書令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終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西川忠厚
氏書

方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祭

方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
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
長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
秦州刺史據覆鞬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

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爾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遠送誠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領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圍獨孤如願於金塘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嘉其父普尊老將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在爲名將興和初卒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

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

元擁衆屬焉葛榮併修

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爾朱榮以爲別將

祿天光征關中以功爲

渭州刺史侯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

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

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

既早遇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

祖陰相往來周文攻圍苦忌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

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

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瑩女壻劉豐與元深相

交結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尅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

心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

嵩持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

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

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
達於東雍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尅捷降下天保
初封扶風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
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
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
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尅豐遠慕
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西南汾州刺史遂與
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
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濤
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遊焉

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
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
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
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怖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曰
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
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
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
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爾朱榮詔加平北將軍
第一領民酋長卒常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
義常爲附化守與萬俟受洛于東歸高祖嘉之上爲撫軍與諸將
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

州刺史常啟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
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悉知而太谷南口去荊路踰一百
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饟
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勢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
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
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倉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
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勇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
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狼家以爲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
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爾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
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
騎大將軍邙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

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閻魏居陽守父雋都水使者子粲仕
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中伏爾朱天光平關右周式入關以
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
以粲爲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
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
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持棄道
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齊世宗廟號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祭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之坦兄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

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兖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浪河以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譚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吞食比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四之名不改而家爲於

四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資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資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共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王王侯娶后族故無姿勝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妬妬妨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

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前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謹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各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饗累魚成山山有林木之像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

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閒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辯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歆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鹽與人何不打碎

之我出此言卽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免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暉業訢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告暉業終如其言也

元韶字世胃魏孝莊之後避爾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學美容儀
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
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弟僧副避難路中
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
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
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
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
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
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
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
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鬚髻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
我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

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
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
九家竝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
元氏自昭成已下竝無遺焉或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
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
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列傳第二十八終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璿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為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為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與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晦朔易

魏川世鳳圖
氏雷南周市

魏川世鳳圖
氏雷南周市

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經趣營下出其不意嗾
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
城徒損軍士諸將遲疑渾乃決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
斬首送洛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
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
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都守以賊徵還世宗使武士
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
除太子少保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
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
中多石無井常食海禾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
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帥渾妾
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渾與
弟繪偉俱爲聘梁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
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
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乃啟出爲北道行臺轉并州刺
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并求降已階讓
兄騰竝加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椿以隆
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尚書右
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天平初丁母
艱解任尋詔起爲并州刺史入爲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
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又
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

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磴竝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有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坐人笑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郡境舊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不聽高相東巡郡國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

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遂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旣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況卒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藉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冀州司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人云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帝年則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自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竝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昭竝有重名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

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太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齋受禪追璵兼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璵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卽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妻穆提婆子懷廙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瑾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子彥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疑之並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陽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錄璵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俊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

訓勗子侄無復官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義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令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慟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悟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

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又燕名望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卽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此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入周卒終始州別駕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終

魏川世鳳圖
氏蘭周周甫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擊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實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後臨光州啟暹爲長史趙郡公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說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之事留守任功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暹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王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暹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

魏川世鳳圖
氏蘭周周甫

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嫌尚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暹舉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黈嵇晔酈伯偉崔子武李廣言為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少兩人掣裾而人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以檢校遂不侍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於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為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

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竝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徃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為擁之而授纜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方用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

謂暹曰我向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陸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

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賈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保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暹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臣讌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王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至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向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

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
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
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
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脩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惠有風
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
府掾委以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
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
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
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相昵愛
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
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

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
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情方相應和德政
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事諸將
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啟顯祖云關西是國
家勍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
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
欲爲帝譬如逐兔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
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數
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
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
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竝還帝以衆人意未協
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

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
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
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
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
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
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
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
致誠款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卽自差帝
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鍼
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
下帝起臨階砌切真桃枝曰爾頭卽墮地因示大刀自帶欲下階
桃枝足之三指帝怒不解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匱與

送遠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
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以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
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
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卽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
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
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
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
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參軍委以心腹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爲
開府長史時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
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
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爲冠

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
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
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
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啟中興小鳥孕
大未聞福感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曰朕旣無德何以當
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
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目知無不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奏
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啟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
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
令尚書右僕射薛琚等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敕昂云若諸人不
相遵納卿可依事啟聞昂奉敕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
敕之後彌自警勗部分科條校正今古轉廷尉卿昂本性清嚴凡

見黷貨輩疾之若仇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
東山百官預讎升射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
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
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
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讌金鳳臺帝歷
數諸人咸有罪負昂曰崔昂直人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
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
御所曰歷思羣臣可綱紀省闈者唯冀卿入卽日除爲兼右僕射
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
太速欲明年眞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僕射明日卽拜爲
眞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
事除名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

揣上意感激時王或列陰私罪失深爲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
莫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好
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
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持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所服子液嗣

齊書卷三十一 列

二十二 終

西川中鳳圖
氏圖南開出

北齊書卷三十一

西川中鳳圖
氏圖南開出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昕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符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郟城
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
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采嘗言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騁騁信
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則手爲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
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惟仕此賢不可責也悅散數錢於地令
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曰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
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
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爲宴適親起與牀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
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廝養之

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聞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察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此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卽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

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子默遂以昕言啟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勞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三卷子額嗣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臨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

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
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歸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
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遷遨遊鞏洛悅
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
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
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
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
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女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
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營護雖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
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
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
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

其生靈足下何必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
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
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
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
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迴邪致相誣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
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
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
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
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
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
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
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力憊然恐不復相見

稀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
王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
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為王友王復錄尚書事
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王上顛顛賴殿下
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王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
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使極諫晞遂條十
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
藥令人不自覺乃箭豎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
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曰慎一日王歔歔不目勝曰乃至是乎
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卿焚之後王承間
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

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
亂杖扶數十會群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
晝作夜唯常山即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
垂拱吾曹亦保優閒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王晞曰天保
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
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
假令得遂冲退自審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
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
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
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
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攝文武還并州
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誓

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
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獻爲左長史晞爲
司馬每夜載人晝則不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
室曰此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
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殿下倉卒
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
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彤蜺斯集雖執謙抱批糠神器便
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
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
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輔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
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
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

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
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不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
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有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
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旣發
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并牧表
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兼吏部
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
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湯休之
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
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
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
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曰古利用而當毀棄者悉令

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明脯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
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
為太子太傅晞以扇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
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外間比何所
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
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為復何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
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
羣下好相誣者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奉車駕北征後人言陽休
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
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
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
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

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
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緇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
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
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
帝聞之笑孝昭崩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
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
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淡
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拜州雖戎馬填閣未嘗以世務
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
司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
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

不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至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士賊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終

西川忠貞
氏南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西川忠貞
氏南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

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胃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卽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王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發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卽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滑行殺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衆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頭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想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

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旣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卽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鑊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晝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受三歸龜乃入草初入壘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

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虵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齧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虵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

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王上有香火因緣見王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

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造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門口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

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施散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陽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

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龔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齧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

王僧辯討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爲奴婢梁元乃鑠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卽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大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讎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二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啟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

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王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師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鑱安都文育寘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

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卽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淦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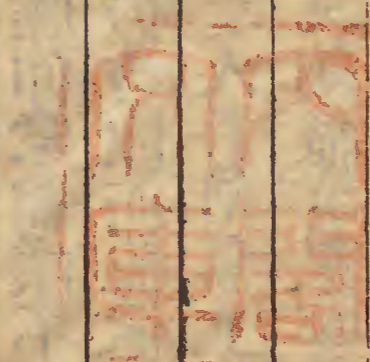
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僭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仗兼給鏡吹琳水陸戒嚴將觀豐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

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威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

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 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
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 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
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 琳洛濱餘胃沂州舊族立功代
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 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
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 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
之念終邁萇弘之青泊王業光啟 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
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 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
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 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
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 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遭末
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 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
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 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 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

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 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
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 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
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 廉公告逝卽淝川而建塋域孫
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 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
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 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
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竝 爲啟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
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 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
數千人瑒等乃問道北歸別議迎 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
密送靈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 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
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 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
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 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
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任 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

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
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
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泣觀
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
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
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終

